

大學衍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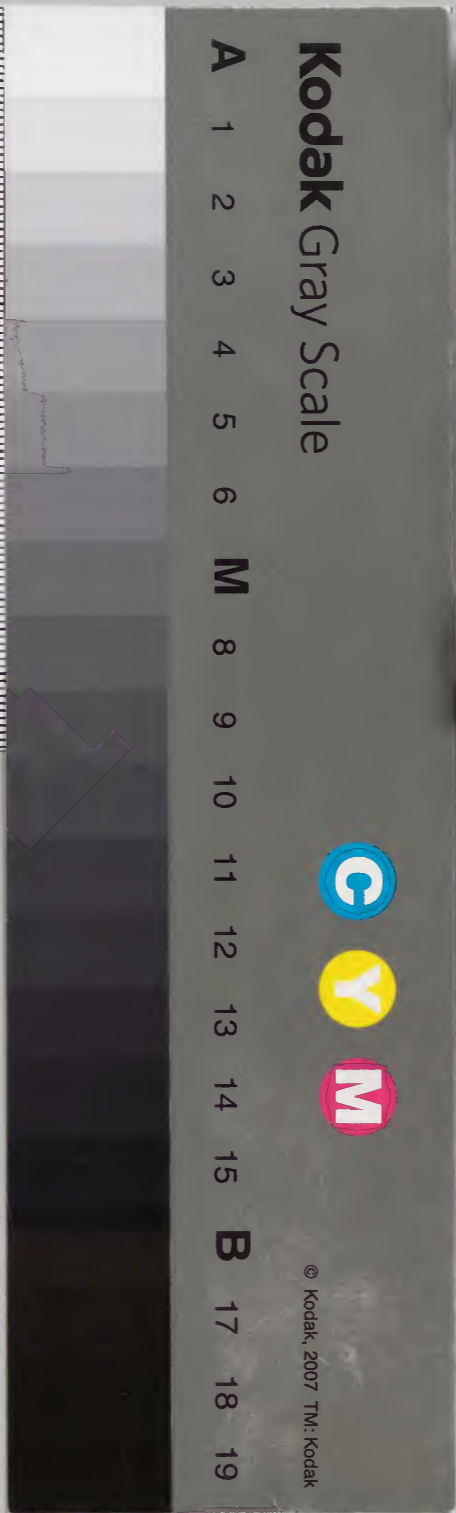
卷八之四十一



			九	漢
		四	二	書
		二	一	門
	〇	三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元		九		漢
函		四		書
二		一		
二	〇	二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22
冊數	10 (9)
函號	298 289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八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校草文庫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齊家之要

嚴內治

官闈內外之分

記。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

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適與謫同。見音現。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母也。

臣按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易言其理。而禮述其法。蓋相表裏云。

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臣按此嚴中外。杜請謁之法也。自士大夫之家。猶然。况帝室乎。

以上論宮闈內外之分

嚴內治

宮闈預政之戒

春秋傳。齊桓公葵丘之盟。曰。毋使婦人預國事。

臣按春秋之世。婦人擅寵於內者多矣。而未聞預政於外者也。葵丘之盟。可為萬世之戒者三。曰。毋易樹子。適子也。毋以妾為妻。而此其一也。及

戰國時秦芊太后齊君王后始預國事見於史
 漢高祖呂皇后為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惠帝立為
 皇太后惠帝崩立孝惠後宮子為帝太后臨朝稱制
 高后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
 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
 呂氏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
 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
 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嘵血盟諸
 君不在邪今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阿意背約何
 面目見高帝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臣

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太后以王
 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陳平為
 右丞相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
 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決事太后
 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為宣王兄澤為悼武王欲
 以王諸呂為漸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
 疆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
 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台為呂王割齊之濟南郡
 為呂國

天下大事
 定矣

大學後義 卷三十八
三
祿女妻章。

四年。太后封女弟頴爲臨光侯。

少帝寢長。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卽爲變。太后聞之。幽永巷中。廢殺之。立恒山王爲帝。更名弘。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六年。立肅王弟產爲呂王。

七年。太后召趙幽王友。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太后以故召趙王。趙王至。置邸不得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餓死。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

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爲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王不勝悲憤自殺。太后以爲王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

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爲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

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爲益彊。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因爲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報亦如

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太后立兄子呂祿爲趙王。

八年。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爲燕王。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卽崩。帝年少。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爲相國。以呂祿女爲帝后。諸呂欲爲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平侯爲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爲帝。相國呂產

隙

等聞之乃遣頰陰侯灌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謀日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侯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叛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羣臣莫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

隙

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給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太尉欲入北軍不得。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復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

軍欲足下之國急解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不欺已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公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見產廷中遂擊

方是臨事而慎

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其節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捕斬呂祿而笞殺呂頹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

臣按呂后之初受遺也高帝謂曹參可代蕭相國陳平可助王陵安劉氏者必勃可令爲太尉后皆用之如高帝言是時未有邪心也一旦臨

朝稱制。軍國大權既從已出。於是尊諸呂抑劉氏之意生矣。垂沒慮禍。令祿產分據兵權。而私外家。攘神器之謀決矣。非內有平勃之忠。外有齊楚之彊。則呂氏將不可制。非祿產庸駑易給。肯去兩軍。則雖內外有人。亦未易制。然則漢祚之不亾者。天也。使后能以安劉全呂為心。當惠帝之沒。迎立代邸。即文帝也以嗣高帝之業。付託得人。坐享天下之養。功在宗祏。慶流外家。雖百世可也。釋此不為。而貪八年稱制之權。艷三國分王之寵。騎虎不下。逆志以萌。致使宗族殲夷。嬰

孺莫保。昔之自私者。乃還以自禍也。豈不哀哉。

孝元王皇后。成帝立尊為皇太后。哀帝立尊為太皇太后。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新都侯莽為大司馬。

莽太后之姪也與共徵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為平帝。帝年九

歲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顯威福。平帝崩。無子。

莽徵宣帝玄孫。選取少者廣成侯子嬰。年二歲。立為

孺子。令莽踐阼。居攝如周公故事。太后不以為可。力

不能禁。於是莽遂為攝皇帝。改元稱制焉。莽篡事見外屬篇

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

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霍上官。幾危國者。

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後漢皇后紀。范曄撰曰。自古雖主幼時艱。必委成冢宰。

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羊太后昭王母也。穰侯者。太后弟魏冉也。

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四帝。安。實。桓。靈。是也。莫不定策帷帟。委

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

孝和帝即位。年十六。和帝。章帝子也。尊皇后竇氏為皇太后。

太后臨朝。兄憲弟篤等。皆在親要之地。至永元四年。

竇氏益盛。遂圖弑害。和帝誅之。事在外戚篇中。

和帝崩。殤帝生始百日。鄧后迎立之。尊后為皇太后。

臨朝。殤帝崩。太后定策立安帝。猶臨朝政。

范曄論曰。鄧后稱制。終身號令自出。術謝前政之

良。身闕明辟之義。至使嗣主側目。歛衽於虛器。直

生懷懣。騰書於象魏。

臣漢東漢母后之臨朝者。惟和熹為最賢。然貪

權不釋。杜根上書請還政。為后所誅。故史氏譏

臣字下有漢字 一漢字 任謂按字 漢字

之。

安帝聞皇后自帝時寵盛。兄弟頗與朝權。譖廢皇太子保爲濟陰王。帝崩。尊爲皇太后臨朝。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弟顯等定策禁中。迎北鄉侯懿立之。立二百餘日而疾篤。及薨。后徵濟北河間王子未至。而中黃門孫程等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遷太后於離宮。顯等皆伏誅。

沖帝立。尊梁后爲皇太后臨朝。沖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太后夙夜勤勞。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慝。多見誅廢。海內肅然。而兄大將軍冀。鴆殺質帝。遂立桓帝。以此天下失望。

桓帝無嗣。竇后爲皇太后臨朝。定策立解瀆亭侯宏。是爲靈帝。太后父大將軍武。謀誅宦官。中常侍曹節等殺武。遷太后於南宮雲臺。靈帝崩。皇子辨卽位。尊何后爲皇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爲所害。後董卓專政。遷太后於永安宮。爲所弑。

臣按此所謂臨朝者六后也。六后之中。若鄧與梁本以賢稱。而桓帝竇后亦志存社稷。然鄧以終身稱制。爲天下後世所非。梁竇亦不免於禍。

敗由其以中壺而預國政。外家而擅朝權。非先王之令典故也。可不監哉。

魏文帝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來。羣臣無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

臣按曹魏行事。鮮可法者。獨此詔足以矯漢世之失。故錄焉。

唐武后城寓深痛。柔忍不耻。以就大事。高宗謂能奉已。故拔公議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憚。避帝久。稍不平。后召方士入禁中。為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召西臺侍郎上官儀。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

后。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之如初。然猶意其恚。且

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構儀殺之。初元舅

長孫無忌大臣褚遂良也。佛旨不閱。歲屠覆。道路目語。及儀見

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曰

二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偶坐。生殺賞罰。惟所命。當其

忍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事一

付后。帝將下詔。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帝

崩。中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遺詔。軍國大務。聽參決。

未幾。廢帝為廬陵王。自臨朝。立睿宗為帝。實囚之。而

諸武擅命。武承嗣偽設洛水石。號為寶圖。太后乃郊

上帝謝况自號聖母神皇。宗室韓王元嘉等謀舉兵。迎還中宗。不克。元嘉等自殺。餘悉坐誅。諸王牽連死。滅殆盡。雖嬰祿亦投嶺南。太后身拜洛。受圖。令薛懷義與羣浮圖作大雲經。言神皇受命事。又有詭言周書武成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為受命之符。后喜。班示天下。稍圖革命。然畏人心不附。乃陰忍讐害。肆斬殺。怖天下。內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為爪吻。有不慊若素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他骨鯁。臣將相。駢頸就鈇。血丹狴戶。家不能自保。太后保奩。具坐重幃。而國命移矣。御史傅游藝。率關內父老。請

革命。改帝氏為武。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自號聖神皇帝。以皇帝為皇嗣。立武氏七廟。其後宰相張柬之等。建策請中宗。以兵入誅二張。昌宗。后所寵也。請傳位。中宗於是復即位。徙太后上陽宮。

唐史臣曰。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亾係焉。盛德之君。惟薄嚴奧。裏謁不忤于朝。外言不納。諸相。關雎之風行。彤史之化修。故淑範懿行。更為內助。若夫豔嬖之興。常在中主。第禍既接。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則事為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為

好。左右附之。儉王。慧之。狡謀。鉗其悟先。哀誓。捷於
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以遂
篡弒而喪王室也。韋氏。中宗。后。弒帝。

臣按。昔之論武氏者多矣。以臣觀之。后之為人。
絕類王莽。莽初飾偽以釣名。既得志而後肆其
威虐。后亦飾詐以徼寵。既得志而後威虐行焉。
莽之篡也。造符命。收人情。始而攝次。而假久之。
遂為真矣。后放而依之。無一不然。至其才術權
數。則十倍於莽。故雖以無道行之。而材能為之
用。怨叛不敢發。此又莽之所不及也。吁。天生尤

奸雄類然
不獨后與
莽也。如呂
后從高帝
之言用高
帝之人尤
為至奸

物。以斷喪有唐之家國。會高宗。懦庸。牝晨之鳴。
得以潛移神器。化唐為周。然考其僭位財二十
年。而宗族屠翦。殆無噍類。向之黃其屋者。乃所
以為赤族之地。又曷若為任為如。不失聖后之
名。而本支百世。永享無疆之福哉。韋氏。瑣瑣。愚
庸。妄意踵武。曾不旋踵。身修族夷。不足錄云。

以上論宮闈預政之戒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八 終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九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內臣忠謹之福

春秋左氏傳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既入 文公重耳也 呂

卻畏偪 呂甥卻芮惠公之臣畏為文公所偪害 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

人披請見 寺人內官披其名也 公使讓之且辭焉 辭不見 曰蒲城

之役君命一宿女 音汝 即至 君謂晉獻公也重耳在蒲城獻公以驪姬之讒伐之

重耳遂奔翟。

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涓濱。女為惠公來求殺

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

在。祛。衣也。披。斬重耳之祛。

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

之。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

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

言文公在蒲則蒲人在狄則狄人於

我何有也。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

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

言君若反齊桓之所

為。已將自去。不須辱命。

行者甚眾。豈惟刑臣。

言一失人心。則去者多也。披闔人。故

自謂刑臣。

公見之。以難告。

告呂卻欲焚公宮。

三月。晉侯潛會秦伯

于王城。

潛出以避呂卻之難。

巴丑晦。公宮火。瑕甥

即呂甥也。

卻芮不

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臣按。披可謂知君臣之義矣。方獻惠時。重耳為

公子在外。公使伐焉。若披有二心於重耳。豈得

為忠。丁公為項羽將而私漢王。終以被戮。漢景

帝為太子而召衛綰。綰不往。以此見褒。披惟知

此義。是以事獻惠時。知有獻惠而不知有文公。

及文公既入。即吾君也。有難而不以告。又豈得

為忠乎。文公見之。遂免於難。觀其言曰。君命無

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非賢而能之

乎。此不惟內臣所當法。凡為人臣皆所當法也。

漢元帝時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臣按漢藝文志游有所著急就篇行於世方是時石顯以中人筦執樞機肆為姦慝而游乃勤心納忠有所裨益可謂賢矣顯雖叨權竊寵卒不免竄流以死千載之下讀其傳者猶唾詈之而游於侍從之暇優游翰墨著為小學之書有補世用身保寵祿名垂方來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順帝時中常侍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

臣按晉文公得原名邑難其守問於寺人勃鞞以昇趙衰夫衰賢者也舉而得賢則勃鞞亦賢也後之議者猶以為譏蓋中臣之職承侍左右從容納忠可也而薦引人才則非其職矣良賀能以景監薦商鞅為非自謂得臣舉者匪榮伊辱賢矣哉後之中臣蓋有援引小人使預機政相與表裏以成其姦者皆賀之罪人也

呂強少以宦官爲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彊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諸侯上象四七。下裂茅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並爲列侯。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疾妬忠良。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刺。罔不由茲。又後宮綵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民有饑色。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豈無憂怨。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

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雕刻之費。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對。師曠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饑色。此之謂也。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切言極對。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膏唇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曲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劍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聞忠言矣。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而爲司隸校尉楊球所誣。一身旣斃。

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類家屬則忠正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於時帝多穢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強上疏諫不省黃巾賊起帝問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家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等遂共構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

臣按呂強雖處內侍之官而有直臣之節使當時處以大長秋之任必能振起綱維肅清宮省使同類者相觀而化皆爲忠良而所事之主適皆昏庸凡所開陳一不之用乃以讒誣交締陷之刑網觀其慷慨就死畧無惴懼之意可謂烈丈夫矣或謂強之所職非諫爭也而乃譏誆不已毋乃侵官乎是不然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工猶可諫況內侍乎巷伯刺讒之詩亦寺人所作也特不當招權撓政然後爲侵官爾強雖坐直言以死而千載之下仰其芬烈視彼

同時諸貂璫輩。賣弄福威。取快一時。終不免於大僂者。鳳凰鳴。相去遠矣。

唐劉貞亮本俱氏。名文珍。冒所養父改焉。性忠強。識義理。順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忠言素懦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唯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琦薛文珍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為太子監國。王即憲宗也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綱等。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

其忠。憲宗之立。貞亮為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

臣按劉貞亮之忠。不減呂強。至其排去姦邪之黨。請立英明之嗣。有功於唐之社稷。又非強所及矣。自昔人臣凡與援立者。莫不以定策元勳自詭。怙權徼寵。雖以霍光之賢。有不免焉。貞亮內臣也。既居近密。又著勲勞。而乃退然自處。委政廟堂。無秋毫侵紊。豈不賢哉。帝之立。貞亮有功。而終身無所寵假。憲宗豈少恩者耶。霍氏之誅。正以寵過而驕之。故憲宗於貞亮無所假者。乃所以全之歟。君臣之道。於是乎兩得之矣。

馬存亮。元和時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柬尤精。伍無罷士。罷當作疲都無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曰。吾嘗爲子卜。當與殿食。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染材入宮。衛士弗呵也。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爲變。有詰其載者。韶謂謀覺。殺其人。出兵大呼成列。時帝擊毬清思殿。驚將幸右神策。或曰。賊入宮。不知衆寡。道遠可虞。不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嘗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兩軍角勝。帝多欲右勝。而左

軍以爲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足泣。負而入。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思殿。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等。率騎兵討賊。射韶及玄明皆死。遲明盡捕亂黨。左右軍清宮。車駕還。羣臣詣延明門見天子。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淮南監軍太和。中尉王守澄。誣宰相宋申錫謀立漳王湊。上甚怒。守澄欲卽遣二百騎屠申錫家。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議其事。守澄乃止。後致仕。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唐世中人

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

唐史臣曰。楚郎公辛。不敢讐君而忘父冤。事見左傳昭

愍之世。昭明敬宗謚兩軍寵遇有厚薄。而卒用存亮夷

難。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於疏棄不用。蓋多矣。存

亮。豈通記書道理之人邪。何其識君臣大義明甚。

不尸大勞。畏權處外。又愈賢矣。

臣按存亮以一身扞人主之難。可謂忠矣。又以

一言全宋。申錫闔門之命。不幾於仁乎。嗚呼。賢

哉。

嚴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非司供奉官。以胛衫給

可為籍民

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聽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

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過也。蓋疾

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帝遷鳳翔。求致仕。後徵為兩

軍中尉。遵美曰。一軍尚不可為。况兩軍乎。固辭不起。

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臣按嚴遵美之為人。知分義。明去就。蓋賢者也。

方其時。為樞密使。為中尉者。鮮不以怙權寵致

覆敗。獨遵美抗冥鴻之志。投簪紱。隱山林。以壽

考終。非賢而能之乎。臣是以表而出之。

以上論內臣忠謹之福。臣按歐陽修作五

代史記叙後唐張承業本末謂其事甚偉
反復稱道之迹其本末如修言不謬顧其
時與事有不可為後法者故畧之。

嚴內治

內臣預政之禍

春秋左氏傳僖二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地名

杜預曰寺人內奄官孺貂也齊桓多嬖寵內則如
夫人者六人外則幸孺貂易牙等終以此亂國傳
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泄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

齊亂事見
係國本篇

管仲縱其
主以淫慾
而自保富
貴孔子小
其器矣

臣按內臣之預軍政自此始方其時管仲相桓
公霸諸侯功烈赫然而禍亂之本已潛伏於閨
闈中曾莫之察故聖人作易以勿用取女為戒
其有旨哉

秦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強力通於獄法拜中
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高有罪始皇使蒙
毅治之毅當高法當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
官二世即位趙高說以嚴法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
滅大臣及宗室更為法律務益刻深餘事已見姦臣
篇漢石顯之屬

此放

漢宦官傳序。

范曄撰

曰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

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閹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王宮之戒。其來尚矣。漢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比干伯子。頗見親倖。至武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永平中。始置員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卽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宮始盛焉。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其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旨。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

而巳。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宮始盛焉。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其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旨。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

臣人者。蓋以十數。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因復大考。鈞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曹操者。曹嵩之養子。嵩又騰之養子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和帝永元中。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鄭眾。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鄭眾遷大長秋。帝策勲班貴。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嘗與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臣按。此東漢內臣預政之始也。鄭眾之為人。雖賢於其徒。然開端作俑。終為漢世大患。豈非孝和之罪哉。

安帝永初元年。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司空尹勤。以雨水漂流策免。

仲長統昌言曰。光武愷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正。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

事歸臺閣
權猶有所

歸也

三公豈無
然無過乎
分任可也

而已。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
近習之儒。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克京師。外布列
郡。顛倒賢愚。貿易遷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怨氣
並作。陰陽失和。此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策讓三
公。至於死免。可謂噉號泣血者矣。昔文帝之鄧通。
可謂寵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見任如此。何患於
左右小臣哉。近世戚宦請託不行。立能陷人於不
測之禍。惡可得而彈正哉。

二年。太尉楊震數論中常侍樊豐等罪。為所譖。罷為
庶人。飲酖卒。

臣按。是時宦官能譖殺大臣。其權又盛於永元
矣。

安帝崩。閻太后臨朝。欲久專國政。迎北鄉侯懿為嗣。

濟陰王

安帝子。已立為儲嗣。後為閻顯等譖廢。

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

悲號不食。未幾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
謁長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
至廢黜。若北鄉侯不起。相與共斷江京。閻顯事無不
成者。渠然之。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
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程等聚謀。迎濟陰王即位。
收閻顯等誅之。封孫程等皆為列侯。程食邑萬戶。是

為十九侯

濟陰王立。是為順帝。

臣按宦官至是以立君之功。封侯者十九人。則其權又盛於永初矣。

順帝陽嘉二年夏六月丁丑。洛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樸敦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敝。為政所宜。李固對曰。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又宜罷退宦官。去

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事厭塞。升平可致也。上覽眾對。以李固為第一。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宦官疾之。作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久乃得釋。出為洛令。固棄官歸漢中。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

奏不省。

臣按宦官權寵至此愈盛。李固言之而獲臯。張綱言之而不省。其漸將有不可制者矣。

桓帝延熹元年。帝召小黃門史唐衡。中常侍單超。小黃門史左悺。中常侍徐璜。黃門令具瑗等五人。共定議誅梁冀。誅冀事見後外戚傳詔賞誅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侯。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餘戶。世謂之五侯。仍以悺衡為中常侍。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言。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

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

曰。帝者。諦也。諦。審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

政化日損。尺一拜用。尺一。詔版也。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

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皆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橫。

臣按。桓帝因宦侍而殺直臣。又併殺其論救者。於是亾國之兆見矣。

三年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

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

臣按。桓帝寵宦孺而抑忠良。李雲杜眾以此死於前。朱穆又以是死於後。亡國之政日促矣。

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植字因師獲印周仲進。福字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

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晷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讐。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爲吏。滂寢而不召。郡中中人莫不怨之。宛有富賈張汎者。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勢縱橫。晷勸瑨收捕汎等。旣而遇赦。瑨竟誅之。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瓚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寃。宦官因緣譖訐瓚。帝大怒。徵瓚。瓚皆

下獄。有司承旨。奏瓚等罪當棄市。太傅陳蕃等共請瓚。瓚等罪。帝不悅。有司劾奏之。蕃乃獨上疏曰。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鑑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必加刑謫。已爲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歐刀乎。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

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援。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璿璣竟死獄中。璿璣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

河○**○**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忿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信其占宦。官教成子弟牢

從容中道

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人。策免之。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

內臣預政之禍

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未聞善政。常侍黃門競行譎詐。妄爵非人。伏尋西京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尋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修。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書奏。因以

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屠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

府禁錮終身。

臣按黨議之興本由成瑨殺張汎劉瓚殺趙津爾姦豪驕恣爲民蠹賊二千石舉職奉法按而誅之亦何罪之有桓帝以嬖近之譖暴興大獄舉天下善士一網而空之使非宦官自爲身謀力請宜赦則二百餘人者皆爲東市之鬼矣然則帝非宥黨人乃宥宦官也然猶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古大無道之世所未有也

靈帝建寧元年以城門校尉竇武爲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爲太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己亥解

瀆亭侯宏至卽皇帝位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故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武於是引同志尚書令尹勳等共定計策會日有食之蕃謂武可因此

輕銳易喜

斤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宦官反誣蕃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所親唾血共盟謀誅武等蕃武皆死遷太后於南宮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臣按宦官之惡至是極矣然蕃武欲盡戮之母乃已甚乎太后以為但當去其有罪者斯言是也使蕃等因管霸既死之餘亟如太后指擇其罪之尤者戮一二人自餘或逐之外服或許之自新重整權綱勿使內臣預朝政則官省穆然無事矣不此之為而欲肆其屠翦使逆孺得反其鋒而用之豈天不祚漢乎何蕃武之賢而為謀弗臧也嗚呼悲夫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穢汗朝廷希之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

內臣預政之禍

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等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又有八顧。八及。八厨。之目。及陳實用事。復舉拔膺等。陳實誅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伎。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

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

圖危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去亦不能免此可去矣。對曰。事

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

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

詣獄。其母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

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惡不

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凡

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諸學有

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

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

大學後集 卷三十九
毒其死徒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私為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

臣按。易之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以為上下不交。而天地無邦。無邦。亡國之謂也。今黨人之死者。皆忠良志義之士。而靈帝所與共國者。不過十數姦倖之人。雖欲不亡。不可得已。郭泰之慟。不亦宜乎。

六年。鉅鹿張角反。以中常侍封諤徐奉等為內應。中平元年。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

甲常侍內
應賊亦勢
所必至

黨禁。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而從之。遂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是時中常侍趙忠張讓等皆列侯貴寵。帝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侯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諤徐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

猶畏上見
之乎

有一呂強
而不能生
亦不能生
之

不欲借此
媒進

大學後事 卷三十九
曰。此王甫侯覽所為也。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各自
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呂強
自殺。郎中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
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
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
冤。無所告訴。故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
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
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
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
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

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臣按。靈帝平時以閹寺為父母。以忠賢為仇讐。
故雖知中常侍之與賊通而不能誅。知黨人之
為國用而不能滿。任之也。昏亂之君。無足譏
者。特以為將來之監云。

靈帝崩。皇子協立。何太后臨朝。改元光熹。大將軍何
進秉朝政。袁紹勸進悉誅宦官。太后未從。進用紹計。
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脇太
后。時并州牧董卓亦在召中。侍御史鄒秦諫曰。董卓
強忍。志欲無厭。若借之朝命。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

內臣預政之禍

危朝廷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卓聞召
 卽時就道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率其
 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詐以太后詔召進入於是
 斬進紹引兵闕下捕趙忠等斬之遂閉北宮門勒兵
 捕諸宦者無少長殺之凡二千餘人或無鬚而誤
 死者張讓等困迫將帝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公卿
 無得從者唯尚書郎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
 上貢厲聲質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
 劍斬數人讓等惶怖投河死

臣按東漢宦官之禍起於鄭眾等之有功夫人

臣而有功夫豈不善而禍之起顧由此何哉蓋
 婦寺之職均在中闈婉孌淑謹婦之善者也柔
 順忠篤寺之善者也婦不貴於有能則寺亦豈
 貴於有功哉有功則寵寵則驕驕則橫雖欲無
 禍得乎故安順桓靈之世寺人之寵日甚寵盛
 則爲害愈深爲害深則被禍愈酷至於陳蕃竇
 武圖之而不勝漢以益亂袁紹圖之而勝漢遂
 以亾曹節王甫趙忠張讓之徒最其魁桀無一
 能全其首領者然則寵而驕驕而橫是乃殞身
 喪元之招也曷若史游良賀之徒優繇終始無

所疵吝之為得邪。吁。來者其尚鑑諸。

以上論內臣預政之禍

大學衍義卷之三十九 終

大學衍義卷之四十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齊家之要二

嚴內治

內臣預政之禍

唐宦者傳序。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閣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

增人殊服
色履霜而
冰矣

朱紫而黃

典兵之漸

出使之漸

肅代銳於行間而目為庸弱以此

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萬計。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為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為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

輕重。至慄士奇林。則養以為子。巨鎮疆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顧藉。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復參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渠不哀哉。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褻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為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

正慮一爾

范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剗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

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之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浸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高力士者。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爲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卽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

帷中。徼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錡。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他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尊曰翁。音遮。父也。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帝幸蜀。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從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爲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爾我家老。揣

我何為而然。易信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易信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襲。付諸將。寧不暇耶。對曰。臣間至閣門。易信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彊。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為救。力故。

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去。

范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至使

省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閹寺。失君道矣。其後

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迹其禍亂。所從來

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人君可不詳其細哉。

臣按唐世中人預國政。自明皇任高力士始。中

人預軍政。自明皇用楊思勉討安南蠻始。思勉本不

錄。遂為後世無窮之患。惜哉。

李輔國以閹奴為閑廐小兒。肅宗為太子。得侍東宮。

有因之以
進者力士
雖長流猶
左右也

以此深入

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
主心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卽
 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入軍司馬。肅宗稍稍
 任以股肱事。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
 隨事齷齪。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啖
 葷。時爲浮屠詭行人。人以爲柔良。不忌也。帝還京師。拜
 殿中監。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
 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雖有
 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
 捕建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詔

察事之始
 蓋自爲耳
 自人地

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羣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
 人爲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
 事之。號五父。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不
已。何。惜。繇中書出者。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
 宮。妄言於帝。因劫遷上皇於西內。事已見前輔國以
 功遷兵部尚書。旣得志。又求宰相諷裴冕等使薦已。
可痛帝密摘蕭華。使諭止冕。張皇后疾其顯權。帝寢疾。太
 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后
 更召越王。兖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卽伏兵捕一王囚
 之。而殺后於他殿。代宗立。輔國以定策功。愈跋扈。至

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奴處決。帝矍然欲翦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冊司空兼中書令。未幾以彭體盈代爲閑廐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大第於外。又詔進封博陸郡王。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旣嗣位。不欲顯戮。遣使者夜刺殺之。抵其首溷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祕其事。刻木代首以葬。

范祖禹曰。李輔國本非龍馬家。阜隸之流。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皇以憂崩。已以

駭沒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臣按。輔國有彌天之罪。肅宗不能誅。固可恥矣。或亦權宜之道乎代宗誅之而不顯其僇。亦不能無憾焉。夫以一

閹尹之流。而寵之以宰相。尊之以尚父。自有中人以來。未之有也。其爲可醜。不亦甚哉。夫明皇始壞太宗之法。以重中人而已。之幽鬱。俎謝。乃出於中人之手。爲明皇者。固可戒矣。輔國顯恣。兩朝卒不免於肢體殊分。投首廁溷之慘。其亦何利耶。臣故書之。以爲人君。邇姦者之戒。又以

為小人稔惡者之戒云。

程元振少以宦人直內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判元帥行軍司馬。再遷驃騎大將軍。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裴冕與元振忤。貶施州來填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誘屬不應。誣殺填。素惡李光弼。數媒蝎以疑之。填等上將。冕光弼元勳。既誅斥。方帥繇是攜解。廣德初。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虜寇便橋。帝蒼黃出居陝。京師陷。於

坑不啻敢
言而能行
其言亦會
逢主上之
怒乎不然
幾事不密
危哉

是太常博士翰林待詔柳伉上疏曰。犬戎以數萬眾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義之滅。陛下以為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視今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於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

收拾人心
陸敬輿與
此疏得之

大學後義 卷四十一
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陛下持神策
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率德勵行。屏嬪妃
任將相。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請赤臣族以謝。疏聞。
帝顧公議不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
還。元振衣婦衣。私入京師。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榛
州。行至江陵死。

臣按代宗非英主也。然能殺李輔國。以摠二帝
之憤。逐程元振。以紓四方與諸將之怨。其砥肅
宗之姑息。蓋少瘡焉。方二人之怙寵也。自謂無
能孰何之者。及兵權既奪。官職既削。孤雛腐鼠
坐待誅斥。亦何能為。以此觀之。姦夫儉人。苟非
人主。借以聲光。未有能自跋扈者也。既長其燄。
然後從而撲滅之。所傷多矣。曷若制之於初。俾
臣主兩全之為得哉。

魚朝恩者。給事黃門。至德初。知內侍省事。乾元二年。
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肅宗以子儀光弼皆
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朝恩為觀軍容宣
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九節度之師六
十萬潰於相州。

范祖禹曰。風沙衛殿齊師。風沙衛。齊之闞人。事見左氏傳。殖綽郭

最二人齊曰子殿齊師齊之辱也。夫以諸侯之師使闈人殿之猶以為辱况天子之師而使宦者為之主帥乎。是辱天下之眾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使朝恩惟其節制之所以敗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宮舉六十萬之眾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處置使專領神策軍賞賜不涯朝恩資小人恃功岍忽無所憚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朝恩心媚之乘相

州敗醜為詆譖肅宗不納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毀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再安朝恩內慚乃勸帝徙洛陽欲遠夷狄為近臣所折乃止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微伺誤寵永泰中詔判國子監會釋菜執易升坐言鼎有覆餗象以侵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載銜之未發朝恩有賜墅觀沼澄爽表為佛祠為章敬太后薦福即后謚以名祠許之於是用度侈浩乃壞曲江華清諸宮館及將相

妙用

意即前輕
浮後生耶

故第收其材佐興作費無慮萬億。既數毀郭子儀不見聽。乃遣盜發其先冢。子儀詭辭自解。以安眾疑。神策都虞候劉希暹。魁健能騎射。最為朝恩昵信。希暹諷朝恩置獄北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貲產入之軍。皆誣服冤死。故市人號入地牢。朝廷裁決。朝恩或不預者。輒怒曰。天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息令徽尚幼。為內給使。服錄與同列爭忿。歸白朝恩。明日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於前。令徽稱謝。帝笑曰。小兒章服大稱。滋不悅。元載乃用散騎常侍。

崔昭判京兆。厚以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溫方屯陝。而皓射生將。自是朝恩隱謀奧語。悉為帝知。希暹覺。帝指密白太后。朝恩稍懼。然見帝接遇未衰。故自安。而潛計不軌。帝遂倚載決除之。後因寒食宴禁中。縊殺之。還尸其家。

臣按朝恩之跋扈。亦代宗獎成之也。既而圖之。布置張設。如待敵國。僅能勝之。此可以為戒。不可以為法也。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竝隸東宮。事德宗。未有名。自魚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

得着又失
着至今為

屬

庸將受富人金而宿將又苦難制

大學衍義 卷四十一
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逐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場主之。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忌宿將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廢天威軍入左右神策。是時竇霍權振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丐援引者。足相躡。藩鎮贈遺累百鉅萬。略士妻女無所憚。久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中尉護軍。自文場等始。
臣按宦官常主兵柄。自德宗始。然開其端。又自

明皇肅代始。四君者皆太宗之罪人與。

憲宗時吐突承璀為神策左軍中尉。王承宗反。以承璀為行管招討處置等使。以討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上不聽。後果無功。還給事中段平仲等乞斬之。上罷承璀中尉。

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

臣按以宦官掌征伐此明皇肅代之大失也憲宗中興亦踵其覆轍後世子孫謂憲宗之英武猶以中人為制帥我其可違其後楊復恭田令孜皆主軍律趣唐於亡由祖宗貽謀之失也

憲宗末年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暉為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正月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

典兵而遂
謀弒且相
踵也豈特
疆場恥哉

諸宦官共立太子殺承璀太子立是為穆宗

臣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自此始憲宗英主也不知春秋書闡弒吳子餘祭之義而昵近刑人以殞其身其失一又不知顧命呂伋等逆子釗之事而使嗣子之立出宦者之手其失二以是觀之人主其可以不學哉

敬宗即位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喜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晝夜不離側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

佐明等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弒上於室內。劉克明矯稱上旨。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克明等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中尉魏從簡。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追討賊黨。盡斬之。江王立。是為文宗。

臣按唐世宦官弒君立君。於是再見矣。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文宗大和二年。上親策制舉人。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

為此時之
劉蕡尤難

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弒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節節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

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命之寵哉。

執政只少
一去留此
千古大恨

畢夏貪富
貴豈為小
嫌

賢良方正裴休等二十三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黃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不避死誰敢抑
 胡寅曰：黃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處厚也。二公累朝舊德，因黃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召會公卿給舍諫官御史，并貴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中具。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其所繫豈小哉。黃所陳，但欲復之於門戶掃除，非有草薶禽獮

議論好行
事不濟

之意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讀之不詳，思之不精也。四年，上患宦官彊盛，憲宗敬宗弒逆之黨，猶有在左右者。中尉王守澄尤專橫，招權納賄，上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偏。上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尚書右丞，同平章事。五年，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陰為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革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守澄奉之。上大怒，遣中使召宰相至延英，示以守澄所奏，相顧愕眙。上命守澄捕豆

奇險

盧著所告晏敬則、王師文等，於禁中鞠之。師文亡命。三月，申錫罷為右庶子。自宰相大臣無敢顯言其冤者。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晏敬則等誣服，上悉召師保以下，及臺省府寺大臣面詢之。左常侍崔元亮等復請對於延英，乞以獄事付外覆按。上屢遣之出，不退。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亦言申錫殆不至此。鄭注恐覆按詐覺，乃勸請止行貶黜。宋申錫開州司馬湊巢縣公。

臣按文宗可謂不明矣。方與宰相謀以去宦官

宦官未去。乃用其讒。以貶宰相。蓋挾憾而誣之。其情有不難察者。文宗乃一不之察。人君不明。可與忠謀也哉。

初宋申錫得罪。宦官益橫。上外雖包容。內不能堪。翰

林侍講學士李訓。太僕卿鄭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訓

因進講。數以微言動上。上見其才辯意訓。可與謀大

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之不疑。遂密

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已任。二人相挾。朝夕

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

休沐。賓客填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

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右領軍將

軍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訓注為上謀。

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五月。以士良為左神策中

尉。訓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上以為

信然。寵任日隆。八月。以鄭注為工部尚書。充翰林侍

講學士。憲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陳弘志所為。時弘

志為山南東道監軍。李訓為上謀。召之至清泥驛。封

杖殺之。鄭注求為鳳翔節度使。李訓雖因注得進。及

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謀欲中外協勢以誅宦官。故出

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并圖注也。王守澄為左

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訓注爲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也。己巳，以舒元興、李訓、竝同平章事。仍命訓三二日一入翰林講易。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自中尉樞密近衛諸將見訓，皆震懼，迎拜叩首。冬十月，訓注密言於上，請除王守澄。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賜酖殺之。於是元和之途黨略盡矣。十二月，以大理卿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璠爲河東節度使，以京兆尹羅立言權知府事，以太府卿韓約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梃，懷其斧，以爲親兵。是月，王守澄葬於澆水。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澆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諫以赴鎮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者與舒元興謀之。餘人不知也。壬戌，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宰相帥百官稱賀。訓元興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

之百官退班於含元殿。日加辰。上乘軟輿出紫宸門。升含元殿。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真甘露。上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官者往視之。官者既去。訓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先使人召之。令人受敕。獨東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爲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

上。士良等犇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卽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後殿杲恩。疾趨北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二百餘。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官郝志榮奮拳毆其胸。偃於地。乘輿既入門。隨闔。宦官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士良等知上預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

大學後集 卷四十一
漸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閣門，逢人輒殺。李訓奔鳳翔，未至，爲人所禽，斬其首以來。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賈餗、舒元興、李孝本，皆斬獨柳下。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穉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不豫，知士良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斬注，滅其家。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

開成元年，上自甘露之變，意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計減六七。雖宴享音伎雜遝盈庭，未嘗解顏。閑居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

四年十一月，上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報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報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霑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屢欲廢帝。崔慎由爲翰林學士，宿直夜堂，上謂慎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卽位，政令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立嗣君，學士當作詔。」

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雖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之。啓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既而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爾宗。慎由誌其事。藏箱枕間。時人莫知。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胤惡中官。終討除之。蓋禍原於士良弘志云。

臣按唐世宦官之禍。至大。和中已成沈痼之疾。而訓注又以毒藥發之。祇足以速禍亡而已。事至於此。明皇德宗安得不任其咎。

僖宗之爲晉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卽位。使

知樞密。遂擢爲中尉。上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今夜。呼爲阿父。今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上。上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今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能言。

是年。寃句人黃巢反。聚衆爲盜。攻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

廣明元年春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上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孜專權無上。

大學後集 卷四十一
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上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黃巢入長安。上幸興元。

中和元年春正月。車駕至成都。上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臣殊疎薄。左拾遺孟昭圖上疏曰。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令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墓。頤津聞者氣塞而不敢言。

臣按。是時巨盜方據國都。而僖宗疎遠大臣。惟宦者與處諫官言之職也。而侯昌業既死於前。孟昭圖復死於後。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昭宗在藩邸。素疾宦官。及即位。楊復恭恃援立功。所為多不法。上意不平。政事多謀於宰相。孔緯等勸上舉大中故事。抑宦者權。復恭總宿衛兵。專制朝政。諸假子皆為節度使。刺史。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為監軍。天下權勢皆歸其門。其養子李順節既寵貴。與復恭爭權。盡以復恭陰事告上。上乃出復恭為鳳翔監

軍復恭愍不肯行稱疾求致仕以復恭爲上將軍致仕或告復恭與假子守信謀反上御安喜門陳兵自衛命李順節等將兵攻其第不能克復恭挈其族走興元與楊守亮等同舉兵拒朝廷後爲華州韓史兵所獲獻闕下斬於獨柳李茂貞獻復恭遺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吾於荆榛中立壽王即昭宗也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臣按復恭以援立之功恣爲不法至其畔也舉數鎮之兵以攻之僅而能克以家奴之賤敢於拒捍如敵國然自視爲定策國老而目天子曰

負心門生自古中人之橫未有其匹者然卒不能免獨柳之誅亦足爲附復恭之戒豈不足爲後人之戒哉

昭宗光化二年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爲援以相傾奪搏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候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致速姦變胤聞之譖搏於上曰

謀去而知之禍靡速

欲富貴則無所不至王搏姦邪已為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胤罷相。意搏

排已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遺朱全忠書。具道搏語。令

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搏與敕

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察其情。迫於

全忠。不得已。復召胤為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搏

罷為工部侍郎。以道弼監荆南軍。務脩監青州軍。又

貶搏溪州刺史。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脩

長流愛州。皆賜自盡。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

官皆側目。不勝其憤。初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及

道弼務脩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

酒。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

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渥等。陰相與謀

曰。主上輕佻多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吾輩終罹

其禍。不若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為太上皇。引岐華兵

為援。控制諸藩。誰能害我哉。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

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

述帥禁軍千人破門而入。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曰。

主上所為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胤

畏死不敢違。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胤等姓名狀。

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

之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搗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鑰其門。鎔鐵錮之。使人將兵圍守。上動靜輒白季述。穴牆以通飲食。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袞號哭聞於外。季述等矯詔令太子嗣位。季述等欲誅崔胤而憚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而已。胤密致書全忠。使與兵圖反正。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為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等廢上。常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戩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德昭謝曰。苟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戩以白胤。胤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上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崔胤進位司徒。上寵待

其誠。乃密以胤意說之。德昭謝曰。苟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戩以白胤。胤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天復元年春正月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上與后毀扉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為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崔胤進位司徒。上寵待

胤益厚。以用承誨為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誨。董彥弼為寧遠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賞賜傾府庫。時人謂之三使相。丙午。敕近年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竝依大中舊制。候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為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衛。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韓偓以為不可。胤不從。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

亦即王搏之意

官畏之。側目事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翰林學士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官屬耳。頗聞之。樞密使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訶察其事。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遺朱全忠書。稱被密詔

內臣預政之禍

三

令全忠以兵迎車駕。全忠得書，遽歸大梁，發兵。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繼筠獨不肯從。冬十月，全忠大舉兵發大梁。韓全誨聞全忠將至，令李繼誨等勒兵劫上幸鳳翔。全誨等令上入閣，召百官追寢。正月丙午，敕書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不許。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殿，庭無羣臣，旁無侍者，不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崔胤、裴樞罷。二年四月，崔胤自華州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奉迎，勢不可緩。於是全忠再舉兵至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全忠以譎計誘致之。於是茂貞悉衆攻全忠營，全忠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

內臣預政之禍

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他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丁酉。上召李茂貞等食。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三年春正月。李茂貞獨見上。中尉韓全誨等皆不得對。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曰。

曩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李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時鳳翔所誅宦官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及還長安。全忠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以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扇搖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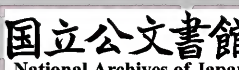
大學衍義 卷四十一
三
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以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司馬光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

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悲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夫寺人之官。自三

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闈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權。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薶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逞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歐陽脩曰。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以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心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



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快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臣按漢唐之宦侍。其忠謹自持者。未嘗不獲福。其驕恣預政者。未嘗不罹禍。人主而知此。則能全其國。國全則家亦全矣。內臣而知此。則能全其身。身全則國亦全矣。故具著之云。

以上論內臣預政之禍

大學衍義卷之四十

大學衍義卷之四十一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齊家之要三

定國本

建立之計宜蚤

春秋莊六年九月丁卯子周生。

胡安國曰。經書子同生。所以正國家之本。防後世配嫡奪正之事。垂訓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

子。

臣按賈誼之書有曰。勢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爭為宰相。而不姦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以智求。不可以力爭也。臣謂古者之生世子。則已表而揚之。使國人皆知之。所以繫眾望也。是則國本之定。不在於建儲之日。而已定於始生之初。此春秋於子同之生。必謹而書之也。

僖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

武孟。公子。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公子。鄭姬生孝公。昭。公子。葛嬴

生昭公。潘。公子。密姬生懿公。商。公子。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

之。女。子。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

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亦。巫。即易牙。

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

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

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有權寵。而立公子無虧。孝公

奔宋。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

虧。以說。宋。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

戰。無虧已死。故。日四公子。夏五月。宋敗齊師于觀。立孝公而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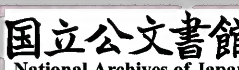
及其身而
止定霸之
才如斯耳

臣按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匡天下。而身歿未幾。五公子爭立。國內大亂。垂二十年。以不蚤定之故也。其所以不蚤定者。溺愛於少子故也。蓋桓公君臣。知以富國疆兵為急。而不知修身齊家之本。故其禍卒兆於此。可不戒諸。

史記齊景公適子死。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逐羣公子。景公卒。太

子荼立。是為晏孺子。羣公子畏誅。皆出亡。晏孺子元年。田乞齊大夫攻高昭子殺之。乃使人之魯。召公子陽

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十月。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來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發橐出之。曰。此齊君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



臣按景公之失亦由嗣子不蚤定之故其所以
不蚤定者以私欲立荼之故也雖高國二臣曲
從其亂命而適以啓田乞之姦心殺荼而立陽
生齊國之政遂歸田氏不再傳而田氏代齊矣
吁可戒哉

魏武侯卒子瑩與公中緩爭爲太子韓懿侯與趙成
侯并兵以伐魏乘其國內亂而爭伐之戰於濁澤魏氏大敗趙

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
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
之魏分爲兩不强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

分國以弱
國王父偃
本此

聽韓不悅以其步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
分者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
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臣按適嗣之不蚤立敵國之資也故書之以爲
戒云

漢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
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
人民未有嘽志嘽音慙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
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
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

溢於至誅
在文帝則
可

大學衍義 卷四十一
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閼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為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載。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

出於漢臣
為正論

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啓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太子立。是為景帝。

臣按文帝以謙力辭。而有司以誼固請。然後文帝屈而從之。君臣之間可謂兩得矣。

以上論建立之計宜蚤。或曰：國本之宜蚤建。固也。然在位久而繼嗣未生。如之何。曰：本朝則有故事矣。
仁宗皇帝春秋四十有四。

聖嗣未立。張述以太常博士請遴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皇祐五年其後范鎮以諫官言之。

嘉祐元年趙鼎以御史言之。同司馬光以并州

通判亦言之。同自是文彥博、歐陽修、王堯

臣、吳奎諸臣莫不言者。迄賴韓琦而後定

焉。太山磐石之基於是乎壯。吁。此我

祖

宗公天下之心。三代以來之所未有者也。

因傳著于此云。臣伏見

高宗皇帝建炎三年。元懿太子薨。布衣李

時雨乞於皇族中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使

視皇子。以係四海之望。是時

高宗年甫二十有三耳。不以太蚤為忤也。

迨紹興元年。張浚言之。婁寅亮又言之。

上讀寅亮之章。於是大悟。越五年。

孝宗皇帝有建國之封。是

高宗以二十五而定議。二十九而錫命也。

其為宗社之計尤蚤於

仁祖也。於乎懿哉。

定國本

諭教之法宜豫

文王世子。禮記篇名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

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

其成也。懌。懌說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

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

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

少傅在後。謂其入學時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謂燕居出入時是以

教喻而德成也。維持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

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慎其

身者謂安護之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

公。不必備。謹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成而教尊。

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

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伯禽周公長子。所謂魯公者也。

所以善成王也。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

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

幼不能涖阼。阼階人君之位。言成王幼未能涖君位也。以為世子。則無為

也。言既為王矣。又不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

成王居。亦學此學於成王側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

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

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
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
之謂也。事物猶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
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
道矣。其一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
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
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
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
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
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

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司。主也。一。人。元。大。良。善也。貞。正也。

臣按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禮所以起人
之敬心。敬心生則慢心窒矣。樂所以感人之和
心。和心生則戾心消矣。其薰陶德性。變化氣質
莫妙於此者。然樂雖修內。由內以達外。禮雖修
外。由外以入中。二者醺醲涵暢。相與無間。故其
成也。但見其悅懌而已。恭敬溫文而已。恭者敬
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溫則不
暴。文則不野。此皆教之以禮樂之功也。然禮樂
者。教之之具。而師傳者。教之之人。故立太傅少

大學衍義 卷四十一
傳以養之。養者從容啓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他。不過父子君臣之大倫而已。太傅以審示言。謂修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喻言。謂開說其義以曉之也。太傅少傅所以教者雖同。然太傅以身教。少傅以言教。二者益互相發也。以一世子之身而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有保。出有師。四人者扶持而左右之。教安得不達。德安得不成哉。師者教世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

德也。保則安護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不以欲而動。卽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古者所謂師保其職。益如此。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者。蓋成王雖幼。已爲君矣。不可復以教世子者。教之。惟以教世子者。教伯禽。使成王觀之。是乃所以善成王也。傳言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成王不可撻也。撻伯禽。則成王知警矣。然周公之所以教者。亦不過爲人子爲人臣與事人之道而已。能此三者。則他可類推矣。古者天子公侯卿大夫士之子。皆入于學。而世子與

養之妙觀
之更妙

之齒遜焉。夫天子之世子將為君者也。而乃與公侯卿大夫士之子以齒為後先何哉。君在故也。父在故也。長長故也。身為世子而以尊君親親敬長之道為天下倡。人其有不翕然視效者哉。秦漢以來。禮樂既廢。而又無師保之教。齒胄之禮。世子生而狃於貴驕之習。此篇雖存。無復有考之者矣。此治之所以不古若與。

保傅篇 漢賈誼作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

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

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

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 謂三月朝也。 過闕則下。 敬君典法之處。 過廟則趨。

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大公為太師。

保保其身體。 保謂安守之。 傅傅之德義。 傅輔也。 師導之教訓。

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 卿也。謂三公也。

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

也。 迺猶也。 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

有三公如
召公周公
太公者可
以置少

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始迺

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

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

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

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

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恐其懈惰故以孔子曰少成

若天性習貫如自然貫與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妃色

之則入于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

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及太子既

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

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瞽無目工誦

箴諫工樂人也瞽官長誦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

智長故切而不媿謂習聞規誨與智俱長故諫之化

與心成故中道若性言教化與心俱成故所為三代

之禮天子眷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

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

和鸞和車步中采齊樂詩名也字或趨中肆夏亦樂

趨讀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

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王纁曰血氣所以長恩且

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

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
 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
 而教之獄。趙高宦者秦中車府令所習者非斬劓人
 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
 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
 菅。艾讀曰刈菅茅也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
 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觀前成事也
 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
 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知也。秦世所以亟
 絕者。其轍跡可見也。亟急也車跡曰轍然而不避。是後車又

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
 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諭曉告也
與猶及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知
 義理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
 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
 譯而不能相通者。有雖死而不能相為者。則教習然
 也。言習俗之殊終身不變雖至於死而不能相放効故曰。選左右教最急。夫
 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臣按保傳之篇。雖漢賈誼所作。大抵古之遺言
 也。欲知教諭之方者。文王世子其首而此篇次

之無餘蘊矣。

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及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

臣按古人之教太子。其嚴如此。可以為萬世法矣。

漢晁錯學申商刑名。孝文時詔太常遣錯授尚書伏生所。因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授事。則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

適以殺其身與韓非同學之不可不端如是

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皇太子以知事為也。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

臣按錯與賈誼皆所謂明申韓者也。誼之論教

太子一出於孝仁禮義而錯專以術數爲言其
醇駁之異如此。詎可同日語哉。文帝擇東宮之
傳卒舍誼而用錯焉。豈非帝之學出於黃老。故
於錯之言有以深契其心歟。且是時錯方受書
伏生所。伊傳周召之言固嘗聞之矣。而北疏所
陳無一語與之合者。豈所受者唯訓詁章句。而
於義理初未嘗玩而繹之故邪。其後錯事景帝
建爲削地之議。遂召七國之變。其原蓋兆於此。
然則世之任輔導之責者。不開之以理義而誘
之以數術。未有不誤事而基禍者也。

武帝爲太子據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

客多以異端進者。

據被讒事已見前讒臣篇

司馬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端良
之士以爲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
無非正人。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
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
易合。此固中人之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晉元帝立子紹爲太子。帝好刑名家。以韓非子賜太
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太子是爲明帝

臣按申韓之學非惟刻薄而已。且導人君以驕淫放恣。李斯嘗以誤二世矣。豈可以教儲貳者耶。庾亮雖清談之徒。然斯言則有益於世。故取焉。

陳宣帝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爲詹事令

管記陸瑜言於吏部尚書孔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

之華。

謂潘岳陸機皆前世文士也。

而無園綺之實。

謂四皓中園綺公綺里季也。輔

弼儲宮。竊有所難。太子自言於帝。帝將許之。奐奏曰

江總文章之士。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

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之職。帝卒以總爲詹

事。頃之總與太子爲長夜之飲。太子亟徵行遊。總家上怒免總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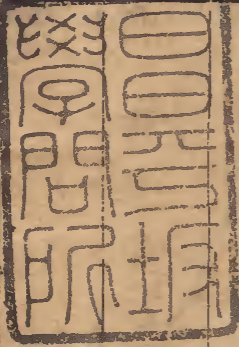
臣按孔奐之言可謂忠矣。叔寶資雖闇劣。然使
得端良忠信之士。輔而翼之。亦未必無補。乃如
叔寶之請。竟用江總。其後卽位。以總等爲狎客。
酣營音永流連。竟以亾國。蓋文士多浮華而少實。
以之居輔導之職。其有損無益也宜哉。

憲宗元和初。右拾遺元稹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
伎術得幸東宮。永貞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上早擇
修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爲太宗自藩王與文學清

大學衍義 卷四十一
修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日益疎賤。至於師傅之官。非耗贖癘疾不任事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有之。其友諭贊議之徒。尤爲冗散之甚。搢紳皆耻由之。就使得僻儒老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頗嘉納其言。

臣按元稹欲爲太子諸王簡僚屬。其論當矣。憲宗雖頗嘉納。然其後立遂王爲儲貳。未聞妙選一時之賢俊以充輔導之職也。嗣立未幾。游畋

聲色無所不有。卒隳元和已成之業。吁可惜哉。以上論諭教之法宜豫。



大學衍義卷之四十一 終

大學後集 卷四十一

戊午九月三日一見加朱

鴻安堂

Blank lined page with a vertical crease and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Blank aged paper page with some staining and a small white mark at the bottom center.

